



贵州作家

第四辑

王蒙题



九河归海

李钢音

亮相

邓超

花店街（三首）

西楚

越狱记

田兵

实力是把握机遇的基础

苑坪玉

GUI ZHOU ZUO JIA

贵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作家

(第四輯)

王蒙題 

貴州文學院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作家·第四辑 / 贵州文学院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12
ISBN 7-221-07607-3

I. 贵... II. 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当代
IV. I21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017 号

书 名 贵州作家 4

著 者 贵州文学院编

责任编辑 杨民生

封面设计 孔海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21-07607-3/I·1551 定 价: 25.00 元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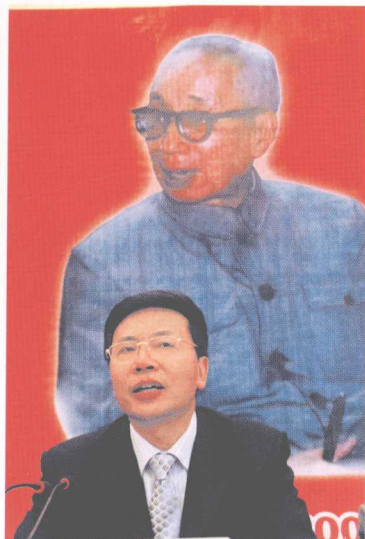
贵州团剪影



1	2
3	4
5	

1. 贵州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内合影留念
2. 贵州代表团在小组讨论会上
3. 贵州代表团在住所北京饭店合影留念
4. 全国七届作代会、八届文代会会场
5. 全国七届作代会、八届文代会贵州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留念

蹇先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贵阳举行



1	2	3
4	5	
6	7	
8		



1. 李军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2.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李军（中），贵州省政协原主席、老作家龙志毅（左二）、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唐弘仁（右二），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右一），贵州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刘国治（左一）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
3. 龙志毅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4. 李军、唐弘仁与蹇先艾家属合影留念
5. 贵州省作协秘书长杨胜利向李军介绍蹇先艾生前所著书籍
6. 贵州省文联主席杨长槐（右一）、原主席胡维汉（中）、副主席何光渝（左一）在纪念大会上
7. 蹇先艾的儿子蹇人毅、儿媳吴家萍在纪念大会上
8. 刘国治与蹇人毅亲切交谈

摄影：乔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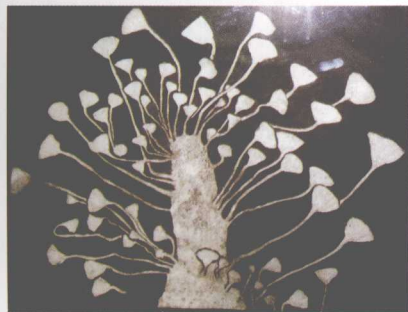
“双乳峰” 歌词大赛

“贞丰杯” 全国优秀小说奖颁奖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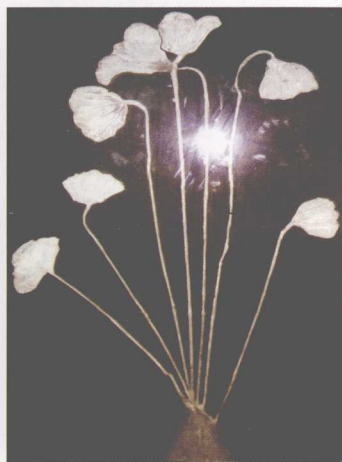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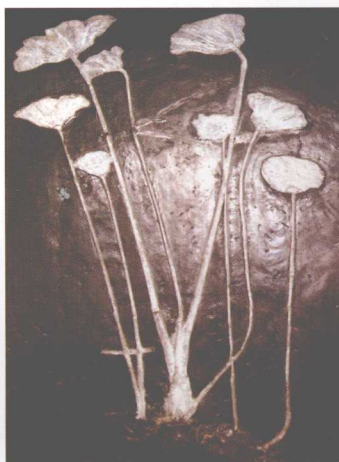
暨《小说选刊》贞丰创作基地挂牌仪式



1. 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陈建功（右一），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井绪东（左一）在中国作协小说选刊贵州贞丰创作基地挂牌仪式上
2. 瞿琮（左一）与贞丰县委书记张国华（右一）在一起亲切交谈
3. 全国优秀小说奖颁奖现场
4. 中国作协小说选刊贵州贞丰创作基地首届文学讲习班现场
5. “双乳峰” 歌词获奖作者之一瞿琮
6. “双乳峰” 歌词颁奖现场



中国古生物王国贵州关岭化石群



1	2
2	2

1. 关岭鱼龙
2. 关岭海百合



茅台酒新景

《雄关漫道》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1	2
3	
4	5



1. 李军在研讨会上讲话
2. 研讨会会场
3.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李军（左二），贵州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刘国治（右二），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左一），贵州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井绪东（右一）在研讨会主席台上
4. 《贵州作家》主编苑坪玉在研讨会上发言
5. 《雄关漫道》编剧欧阳黔森在研讨会上发表感言



《贵州作家》编辑委员会

顾 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编委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唐流德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 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 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健勇

主 编：苑坪玉

副 主 编：欧阳黔森(常务) 孔海蓉 苏 丹

审 稿：李钢音 王 华

大诗人和民间文艺家田兵原名王言诚字从化覃君史清一九五
 生九三八年入党二〇〇三年六月逝世曾任文化部剧本创作室副主
 系贵州后任贵州省文化局副局長及贵州省文联副主
 席其组织搜集整理的苗族古歌
 荣获全国一等奖二〇〇七年二月为田老作漫画像
 周发书于贵阳



前言

2006年秋天,收获的季节,贵州文学院举办了改稿班。这是自《贵州作家》创办以来,在贵州文学创作拥有了这一重要园地后,对大量涌现的作品和贵州文坛新进作家的一次检阅。参加改稿班的作家共有数十人,来自全省各地,既有作为贵州文学中间力量的中青年作家,也有我们从自然来稿或“贵州作家网”的网络投稿中发现的文学新锐,他们中有的刚二十岁出头,已显露了不俗的文学才华,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都表现出清新的时代气息,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贵州文学的源流在新世纪中的延续。

改稿会上,作家们讨论热烈、气氛活跃,各种观念的碰撞和写作风格的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落寞已久又一直期待的文学气息。作家们主要争论、探讨了当下的贵州文学创作如何适应并超越文学现状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显然是贵州作家们共同的思考和焦虑。希望这良好的氛围能成为一个有力的契机,促发贵州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

这一期的中篇头条,我们推出女作家李钢音的中篇小说《九河归海》。与她过去的创作相比,这部中篇在文风和题材上都有幡然一变之感。小说讲述了一个导师和他的四个弟子在几十年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起落,叙述视角广阔,语言功底扎实,结构也是与生活本身更贴近的大散文式,把人生感悟、时代变化、个人等溶为一体,有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女作家姚晓英的中篇小说《快跑,二妹来了》,在创作题材上是对贵州乡土文学的一次突破,小说对乡村现实的文学切入,有着独到的角度。

短篇小说《亮相》是青年女作者邓超的小说处女作,作品塑造了共同面对拆迁事件的几个人物形象,立体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情感。从写作技巧来讲,此作还不够娴熟,但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及她对生活的尊重和热爱成就了《亮相》,也因此打动了读者。

西楚作为我省优秀的70后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将为我们提供一次快意的阅读。西楚的诗歌意象奇幻,气息迷人,充满了对生命内蕴的追问与抵达。本辑诗歌版块的新面孔较多,这正是《贵州作家》注重培养文学新人的体现。我们将为一切热爱并坚持诗歌的人们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平台。祝福贵州的诗人们。

散文板块中,我们新辟了“黔地学人”栏目,以彰显贵州文化,推介贵州古今学成大成者。这一期的《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汝舟师辞世廿五周年祭》,出自贵州大学的名家江澄清先生的手笔。江先生多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学,其书法美学的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影响广泛。江先生学养深厚,自成一派,也影响着贵州一代代的莘莘学子。由江先生提笔缅怀贵州学术大家张汝舟先生,文章风格独特,意蕴丰富,可谓奇人奇文。而韩可风的《三分学人、七分巨子、千秋大吏——从贵州大山走向中国的张之洞》一文,也记述详实,笔意纵横,是一篇引导读者了解贵州文化源流的佳作。

本刊在2006年第三辑的“旧作新读”栏目中,刊登了汪小川先生的旧作《冲出绝境》,该文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贵州日报》刊登了《冲出绝境》的评介文章,一些读者专程到编辑部索要刊物重读该篇。这一期中,我们继续推出贵州文坛上著名的老作家田兵的代表作品《越狱记》。《越狱记》最早见于上世纪80年代的“山花”杂志,作品中一些精彩的情节和细节,至今仍为当年的读者记忆犹新。

青年作家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及电视剧《雄关漫道》是近年贵州文坛的一个亮点,省文联、省作协和省文艺理论家协会联合举办召开了“《雄关漫道》作品研讨会”,此期我们特刊发研讨会上的两篇评论。寿生是我省已故的著名作家,省中华文化研究会、省作协和务川县委县政府联合举办了“现代文学先贤——寿生先生学术研讨会”,本刊也刊发两篇评论,以纪念寿生先生。2006年是蹇先艾先生诞辰100周年,由省文联、省政协和省作协共同举办了“蹇先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贵州道上忆蹇老先生一文》,也是本刊对蹇先艾先生的深切缅怀。

目录

前言

中篇小说

九河归海	李钢音	1
月亮一直在天上	肖勤	36
冬苗	雷霖	53
快跑,快跑,二妹来了	姚晓英	79

短篇小说

亮相	邓超	95
黄土黑地	秦丰	116
红军来福	冯先政	128
赤足走过的田野	王农	141
是不是所有的花都会谢	王迪	151
人在旅途	伍元新	164

诗 歌

西楚的诗	西楚	176
弟弟在北京(外二首)	庞非	179
我歌唱死亡,在生活停止的地方(外四首)	潘利文	180
只有明镜,不小心,惹了尘埃(外二首)	宋冬游	182
伟大的豹子(外四首)	罗树	184
过去的模样(外三首)	李之平	186
正午(外四首)	简岩	187
比邻(外二首)	清缙	188
董星抒情诗	董星	189

散 文

黔地学人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汝舟师辞世廿五周年祭	姜澄清	190
三分学人、七分巨子、千秋大吏		
——从贵州大山走向全中国的张之洞	韩可风	192

心灵之旅

赫尔辛基的微笑	王蔚桦	195
拜读丰泽园	潘俊龄	197
中国书法	马仕安	200

高原视野

他们与大山和谐地生活		
——走进黔东南侗寨	胡启涌	202
喀斯特速写(三章)	声威	205

旧作新读

一路高歌的诗人田兵	胡维汉	208
越狱记(回忆录)	田兵	210

文学评论

实力是把握机遇的基础		
——长篇小说《雄关漫道》点评	苑坪玉	225
历史与审美交融生辉		
——评电视剧《雄关漫道》	李俊	227
当下诗歌的三大“绝症”		
——“九月诗歌事件”的反思(之二)	南鸥	230
寂静里挤满了声音		
——钟硕诗歌创作印象	蔡俊	235
中国诗歌的传媒写作时代	赵卫峰	239
寿生的文学命运与贵州环境	蓝东兴	242
谈谈寿生文学作品研究	彭纯基	246

文 讯

贵州道上忆蹇老前辈	甄波	249
-----------	----	-----

信息瞭望

信息瞭望		251
------	--	-----

九河归海

■ 李钢音

是的,我们的世界,真是偌大一个杂乱的世界。你随便在哪个城市里翻开晚报,便能见到这一整个人世的嘈杂,各种消息起伏纷纭。我们总是习惯用世界这个词,来说自己置身的星球,其实,假如用星球这个词,这动荡不息的世界便立刻显得孤独和渺茫了,因为谁都知道,地球在宇宙里,就好比一粒砂砾在海底,它是一粒孤独和渺茫的砂砾。

夜来无事,我坐在自家书房临窗的桌前,点击鼠标,看一些新闻时讯,偶尔打开美国人发明的软件 Googleearth,地球搜寻。这个软件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的。蓝黄杂色的地球在你眼前旋转,你输入要找的方位,拖动鼠标,就能以乘坐宇宙飞船的速度,掠过地球表面,掠过山海湖泊,到达你想去的位置。城市大一些,甚至能见到你住的那栋楼,像高空俯瞰下的孩子的积木,列在一丛一丛灰色的积木中;还能见到你的车,变成一点点色斑,夹在难以计数的色斑里。这房这车,本是多年的经营,骤然就变得那么不值一提。

我坐着一把转动不灵的高背真皮椅子,搜寻过世界的各大城市。在显示屏上,纽约、巴黎、渥太华、东京、莫斯科、孟买、开罗,这些曾经是想象里的海市蜃楼的城市,也只是相似的街道、楼群和车流,一层层、一圈圈地扩散,边缘处汇入山脉、海洋或者沙漠。看不见人的时候,就看不见烦恼了,城市呢?城市变成了眼皮底下的沙盘,文化也不存在了。

有人说,人这种动物,与生俱来就有掀起自己

的头发脱离地球的愿望,可当一台电脑帮助你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时候,你却有失重的惶然。有时候,听着邻居家的电视里晚间新闻的声音,穿着拖鞋,喝着直接从管道引进家里的矿泉水,偶尔看一眼电梯楼外面被溽热或酷寒围裹着的城市,我在一通足不离地的四海遨游之后,就会感觉到这种惶然。孤独的鸟儿的滋味,人可以向往,却是不能承受的。最终,我还是会去找一些小地方,它们名不见经传,却跟我有着隐秘的人情关联。世间万物,只有人情最能抓紧我们的心。比如我的初恋恋人生活着的那个小城市,原来是一座县城,后来扩展成了地级市,幸好,地球搜寻上有它的名字。也只是名字而已,它被掩在群山中间,不如一片指甲盖的大小,像一颗米粒。但它在我的心里却很大,每一次看到它,那些搓揉心肠的聚会和离别,就不知是在心底,还是在眼前,耸耸鼻子,都能闻到它们的气味。或者,我会去赣东北找一找,有人把道道山梁形容为皱褶,这个词用在 Googlearth 上倒也恰当。当年,我祖父就在这黄绿间错的皱褶里打游击,又把我父亲送进南下部队,让他脱落了土地,终身享有干部待遇,至今坐公交逛公园都不用掏钱,医药费可以全部报销。而与我父亲同宗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一生都滞留在了这些皱褶里。我离家是去读书,他们的儿女离家却是去打工。你可别小看了这些星球表面的深深浅浅、斑斑点点,命运的力量自古而今无处不在,就藏匿在可用鼠标划过的每一个地方。

这个晚上,我从一桌酒席上回家,心浮气躁,静不下来。我打开了 Googlearth,后来,鼠标停在了天津。我看见母校的中心湖结冰了,俯拍的画面,这湖面是淡灰色的,像一块水泥的操场。但在春天里,湖水是翠绿的,有垂杨柳的倒影,柳枝在狂乱的风中像抖动的鞭子;秋天呢,湖水的颜色就是阳光的颜色,白天银亮,黄昏殷红,湖心岛上的芦苇映着夕照和波光,是古诗的意境。

尔后,师弟那张俊逸的脸浮现在秋天的湖边。师弟穿一件白衬衣,斜靠在石栏上,抽着烟,等着我给他拍照。相机是特地为毕业合影借来的,135的胶卷,黑黢黢的外壳,对光圈的时候很是费劲。我举起相机对准他,从抹着灰垢的取景框里,看见他迎风而立。风拥过来,将他宽肩瘦腰、长身玉立的身形显了出来。我继续以他的脸为焦距转动光圈,这家伙真是个好男子,浓眉,长眼,高鼻,轮廓分明的嘴。一时我忽然地想,上帝本来就是偏心眼的,愣把这么多好处堆在一个人身上。

师弟冲我喊:“好了没有?照个相也这么磨叽,最长寿面哪您!”

我学天津话说:“急嘛!我给您来个在水一方,您好拿着找美 nǚ(女)去。”

师弟笑着说了声“揍性”,四处看开去。他的眼光,几分笑,几分懒,几分淡漠,几分骄傲,在这个严谨刻板的工科院校里,就凭这眼光,师弟也能算一号人物了。

我们的导师是个貌似东北大汉的上海人。他在1987年招收的那一届弟子,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路冲杀才来到他的麾下。我们四个全是男性,除了师弟,其余三个都长得高大,肉实,眉眼憨厚,北方话形容这种模样,就叫做肉肉乎乎的。

就连从四川来的大师兄老刘,也一样的虎背熊腰,憨态可掬,不见西南人的精干和伶俐。假如我们跟在导师身后一同走在校园里,或者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总有人抿嘴而笑,心想,去哪里找来的这么几个人。导师每回领着我们去国家相关部委搞课题,去企业做项目,如果对方来一辆小面包车,准能被我们塞得密不透风。我们食量惊人,呼噜声惊

人,干劲也惊人,所到之处,都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师母还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她把我们叫到家里去吃饭。凉菜是用面盆拌的,萝卜丝、鸡蛋丝和粉条拌酱,上桌片刻后就见了底。红烧肘子上了糖色,油亮亮地端上桌,待她炒一盘蒜泥白菜出来,只看见一盘狼藉的骨头。师母嗔道:“瞧你们爷几个这一通(读‘痛’)吃,谁做了你们媳妇,光做饭就得够呛!”我们报以傻笑,照吃不误。那顿饭,的确是饿狼扑食,不能称局。

我们这四个人里,又只有大师兄结了婚,妻小留在了家乡,由于没有房子,还跟父母兄妹挤在一处,就指望着大师兄发奋努力,将来能有个好去处。大师兄读研究生之前,顶替他一辈子做钳工的父亲,在自贡近郊的一家车辆制造厂里当工人,一当就是六年。他自学了三年后开始参加高考,两考未中,居然一咬牙,直接报考导师的研究生了。这本来是几无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大学是重点院校,研究生又是从全国考生里千挑万选的,老系主任是留美的老留学生,还有一两个被学校供为神仙的先生是学部委员;而导师本人,也是文革前北大的老毕业生,录取学生时便很讲究出处和来历。这是我们大学的一种不成文的传统,到后来愈演愈烈。听说现在招进博士生,一定会查看本科是在哪里读的,如果不是名校,则基本上不予考虑,因为我们学校认为本科是基础,是高楼的地基,地基不牢实,那万丈高楼便无从谈起。至于海外归来的,那更要寻根究底了,当年向方鸿渐出售文凭的克莱登大学,近百年而未绝迹,反像雨后春笋遍及了世界,或是改头换面地出现。大师兄这样无师自通的野路子,原本是上不了台面的,他能够考上,又能被选中,足见他读书的发狠劲头,那是谁人也不敢小嘘的。

大师兄是个执着的人,内里又藏着一股蛮劲,照说他这样的人多半会附带了某种偏执,要么就是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匮乏。他走起路来,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有力地晃动,脚底咚咚作响,好像一台重型机器朝着人碾过来,平地上就生出隐隐的力量。你会觉得,这个人,过去的路途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将来的日子,他还会这么走下去。其实,接触久了,才发现大师兄特别地随和。他的性格是温和

的,对大事小事的观点也是平和的,几乎到了人云亦云的地步。也是因为随和,大师兄做学问的方式,主要就是吸收和总结,他特别长于此道。那个时候,这门学科在国内尚属草创,最要紧的工作不是发现,而是吸取西人的理论,总结国人的实践,引用各种观点,编写大量的教材,大师兄在这上头可谓如鱼得水。加上他的刻苦,毕业那年,他就无可争议地留在了学校里。

寝室夜话的时分,大师兄坦白过他的一段单相思。故事发生在自贡的那家工厂,是一个缺乏崇高和审美的悲剧。他爱上了姐姐的同事,她是厂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大师兄说,自己过去是一个以读书为消遣的人,没有远大的理想,更谈不上宏图韬略。小城里的日子偏安一隅,平淡而闲适,他能从许多细小处找到快乐:夏天,去厂外小河沟边的树荫下钓鱼,冬天,在火炉边磕着瓜子,读几本从厂图书室里借来的人物传记、走向未来、第三次浪潮一类的书,心里就生出一种夫复何求的愉快,皇帝叫我我不去了。谁知他陷进了单相思。单相思是这世上最不可救药的病,这种病让他从来没有这么聪明,也从来没有这样愚蠢。他本是这世间的庸常之人,经过那场单相思后,仿若春蝉脱壳,一夜间就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自己。可是,语文老师并没有回复他的一封封求爱信,她一个字也没有留给他,她嫁给了一个从厂里辞职出去做生意的人。音乐老师结婚那天,大师兄跟着车间里的一帮青工去闹新房,他也起哄,也大笑,脸上的肌肉却不听使唤。为了摆脱内心的难堪,轮到大师兄出节目的时候,他挤出一脸坏笑,冲新娘眯着眼睛说:“你们那位做生意,经常在外面应酬,你不会觉得寂寞吧?”新娘抹了两团腮红,穿着大红的锦缎对襟袄,斜靠在方桌沿上笑嘻嘻地看他,一脸诚恳地回答:“寂寞啊,到时候你来陪陪嘛!”说完四顾而笑,毫无怯意。一屋子的人便对大师兄“呕”一声哄起来。

那个晚上,大师兄辗转不眠,他痛心地想:她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啊。那个家伙油头粉面,原来在厂里就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只会和姑娘们耍贫嘴,在工会组织的舞会上出风头。大师兄想起那个人在舞会上跳的国标舞,不由得起了恶心:探戈的

甩头和倒腰动作,他偏要做得很到位。甩头是猛地里的90度,倒腰呢,忽然间说一声“倒!”对舞伴半推半搯,让她斜躺下去。厂里未经世面的姑娘们,被他拉扯得满脸通红,观者便在一旁痴痴地笑。大师兄从小看的是三国水浒,向来瞧不起这种水蛇腰的男人,见他在舞场上扭动瘪瘦的屁股,脸上却正经得像侠客佐罗,一直就很是鄙夷。可是,音乐老师偏偏嫁给了他,看来,女人和男人是永远的误读,天下的风流债都由此而起。大师兄又痛彻肺腑地想,自己相貌平庸,家境寻常,从里到外都缺乏对异性的吸引力,他这一生,从过去以测将来,和风花雪月是没有多少缘分的。人生的这一半对他是空白,那他就得用另外的东西来填补了。

命运的转折常常发源于这样无名的夜晚。那以后,大师兄埋头读书,几乎到了悬梁刺股的地步。至于娶妻生子,不过是顺水推舟,是做人的必经过程,也没什么离奇之处可供我们作谈资了。

大师兄说到做到,在男女之情上表现麻木,坐怀不乱,一心一意地读书做学问,成了导师手下的得力干将。其他的弟子谈及这类话题的时候,干脆就把他忘记了。只是有一次,我们到华北的一个油田去做调查,那里的食宿条件简陋,洗澡得在规定时间内进公共澡堂。大家赤裸着身体在喷头下冲洗,师弟忽然说:“最近流行一本书,是沙特写的《理智之年》,你们看过没有啊?里面写一个女人的乳房是这么写的:这是一对生活过的女人的乳房。看来,我们这几个光屁股里面,只有大师兄的才是生活过的光屁股啊。”大家哈哈地笑,心生异样,这才想起大师兄是有妻之人,也经过了男女之事。

二师兄张昌林来自辽宁铁岭,考研之前,他在一家研究所里工作了两年。中国人说,有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向父母讨债的,有的却是来还债的,二师兄的父母就很有福气。他们早先在北京的中央直属单位里工作,“文革”时期,父亲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母亲便相跟着到了铁岭。两人年轻时都是才子才女,也曾意气风发,遭遇变故后性情也改变了,在铁岭谨慎地做人,和周围的人情世故保持着距离。乡愁是他们这个家庭里最深的情结,铁岭只是他们的流放之地。所幸二师兄在铁岭渐渐